

壹、前言

英國動物學家理查德·道金斯 (Richard Dawkins, 1941-¹) 的《自私的基因》(*The Selfish Gene*, 2006/1976) 第11章, 模仿gene (基因) 造出meme (模因), 主張文化的發展是模因不斷複製的結果。meme源自希臘語mimeme, 核心意義為「模仿」, 是通過模仿進行複製、傳播的文化基本單位。²

語言是一種模因現象, 任何的語言成分只要透過複製、模仿並傳播, 就可能成為模因。詩歌是不分古今中外, 備受大家喜愛的文學形式, 組成詩歌的句子稱為詩句, 以模因論 (Memetics) 而言, 詩句如果能被複製、模仿並傳播開來, 便有資格稱作模因。

周裕鍇提到從動態符號學模因論的角度關照禪宗語言現象, 可探究出禪宗語言複製、傳播和交流的一般規律,³這個想法後來並未落實, 就筆者所知, 目前尚無人回應。禪宗的語言現象眾多, 較受矚目的是體勢語, 體勢語也是一種模因, 筆者將另文探討。本文的主題是「詩句」, 禪林機緣語句反覆出現的詩句, 無論是禪師所誦的禪偈, 或與弟子、學人對答的詩句, 皆是詩句式模因的「表現」。

由於禪宗典籍數量很多, 本文以北宋道原的《景德傳燈錄》⁴ (原著於1004年) (以下簡稱《傳燈錄》) 為研究範疇。在禪宗史上《傳燈錄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, 它是中國第一部以「燈錄」命名的燈錄體著作, 經皇帝頒布通行、入藏, 流傳甚久, 其體例被後代的燈錄繼承發揚, 即便南宋普濟將之與另四部燈錄整併為《五燈會元》, 後出的《五燈會元》仍無法取代《傳燈錄》的地位。即便成書年代更早的《祖堂集》、《寶林傳》再度為人所知, 也不能抹滅《傳燈錄》的價值。

根據《傳燈錄》序文和目錄所記, 東吳道原禪師認為以往禪宗史書對歷代祖師傳記的編輯不夠周詳, 在王臣的支持下, 花了許多時間蒐集亡佚典籍, 廣泛收羅過去七佛、西方二十八祖和東土六祖, 南岳、青原迄法眼宗法嗣 (共52世, 1701人) 的機緣語句, 經過潤色和筆削, 成書20卷, 命名《佛祖同參集》, 上呈朝廷之前, 改名《景德傳燈錄》, 卷數30卷,⁵近30餘萬言。真宗命楊億、李維、王曙等人刊削裁定, 刪除紀年有誤、粗俗語句、記述矛盾、冗長附錄, 增補傳法世系取捨失當不足處。

¹ 本文出現的西方學者或古代禪師的生卒年會盡可能註記, 若資料不足, 闕之。

² Dawkins, Richard. *The Selfish Gene: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* (New York, NY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), 192.

³ 參見周裕鍇。《禪宗語言研究入門》(上海市: 復旦大學出版社, 2009), 105-106。

⁴ 參見【北宋】道原: 《景德傳燈錄》, 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, 修訂版1版 (臺北市: 新文豐出版社, 1983), 冊51。

⁵ 參見楊曾文。〈道原及其《景德傳燈錄》〉, 《南京大學學報》, 3期 (2001): 52-63。

有關《傳燈錄》的材料來源，楊億的序文稱該書「披奕世之祖圖，采諸方之語錄，次序其源派，錯綜其辭句」，⁶從《傳燈錄》內文及後代典籍的記載得知該書至少參考了《寶林傳》、《付法藏傳》、《玄門聖胄集》、《續寶林傳》和其他僧傳，換言之，雖然《傳燈錄》成書於北宋初年，但是它的材料來自於前代典籍和語錄，語言上繼承晚唐五代的口語特色，又經過道原潤色，楊億等刊削，亦帶有北宋的語言色彩。

楊億等人出身文士，再加上楊億為西崑體的代表，是否使《傳燈錄》沾染上書面語的華麗與雕琢呢？事實上，《傳燈錄》仍然具備口語質樸的特色，該序提到楊億對《傳燈錄》十分讚賞，對於原書語句的風格抱持「若乃別加潤色，失其指歸」的態度，⁷準此，該書雖經文人刊削，但對原書的口語特色沒有根本性的變革。

《傳燈錄》有數種版本，歷代刻印的大藏經多有收錄，如宋代私版《崇寧藏》、《毗盧藏》、《磧砂藏》到現代《頻伽藏》、《普慧藏》，日本的《弘教藏》、《大正藏》。大藏經所收編的《傳燈錄》以宋本為主，現在最流行的版本為元代延佑3年（1316年）刻本，日本《弘教藏》、《大正藏》都採該本。本文以《大正藏》的《傳燈錄》為本，透過CBETA資料庫協助檢索，再按覈紙本。

筆者認為禪林的詩句式模因依照「形式的完整性」分為兩類：「以詩明禪的禪偈」與「師資對答的詩句」。⁸所謂「以詩明禪的禪偈」，指師資問答活動中，佛陀、祖師、尊者、僧人、居士用「完整的偈或頌」表述修行、勘驗悟境，引導啟悟、示化傳法。述說者身分必須是佛陀或佛教人士，而非世俗文人或士大夫。⁹禪偈出現時會明言「偈」或「頌」，禪偈的音節數不定，長短不一，多為「五言四句」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首「完整」的偈頌。所謂「師資對答的詩句」，指宗門的教學或辯難，學人提問，禪師用「詩句」回答，或問答雙方都使用詩句，本文均統稱「對答詩句」。詩句的音節數不定，以五言或七言為主，句數是「單句」或「雙句」。

禪偈和對答詩句語境上的共同點是：兩者皆與禪師的日常生活、教學活動息息相關，出現在「師資對答」的場景，目的是讚揚明志、啟悟教導、示化傳法等。兩者相輔相成，共同組成機緣語句的某些片段，是語錄的構成部分。兩者在形式或結構上的不同點是「完整

⁶《傳燈錄·序》：「有東吳僧道原者，冥心禪悅，索隱空宗，披奕世之祖圖，采諸方之語錄，次序其源派，錯綜其辭句。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，凡五十二世，一千七百一人，成三十卷。目之曰《景德傳燈錄》，詣闕奉進，冀於流布。」（T51, no.2076, p0196b27）本文所舉之例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之CBETA（2011年4月版，<http://www.cbeta.org>），標點符號若有疑慮則逕自修改。統一註記為：T51, no.2076, p0196b27的T表示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51為冊號，no.2076為經號，p0196為頁碼，b27為中欄從第27行開始之意。另，a為上欄，b為中欄，c為下欄。後續諸例亦同，不擬再註。

⁷《傳燈錄·序》：「若乃別加潤色，失其指歸。」（T51, no.2076, p0196c06）

⁸「以詩明禪的禪偈」與「師資對答的詩句」的命名靈感來自孫昌武。〈以詩說禪〉，《禪思與詩情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407-439。

⁹文人與士大夫的偈頌如《傳燈錄》卷9收有裴休的〈傳心偈〉。